

中了1200万元体彩大奖后的人生

沈坤成

我七弯八拐终于绕到这家体彩店深处的房间时,只见老板端坐在一张轮椅里,轮椅在房间的正中。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说:“我们一起吃过饭,和某某还有某某,在xx餐厅。”我在脑海里努力搜索了一圈,不记得有和残障人士一起吃饭的经历,但也不好意思直说,只一味应着。

这时他指指自己的腿,“前两个月摔的,踩在鹅卵石上滑了一跤,最近只好坐轮椅。”我估摸他的体重起码在280斤以上,摔得这样惨烈很可能是因为这份特殊的重量给了腿部额外的压迫。“哪能?”他自嘲,“我在这和卖福利彩票的行当是

是很搭。”

上海的体彩店里绝少有这样大的门面,我们夸他的店招大,“不仔细看以为开的是银行。”但老板摇摇头,“现在排场是有了,但生意没有搬来之前好了。”

决定彩民们去一家店买彩票的理由多少带点迷信,越是开过大奖的店,人气就越旺。他的老店缔造过一个江湖传奇,那就是曾经开过两次大乐透一等奖,且中奖的是同一个人。

“那这个人,现在这日脚肯定不要太好过哦!”我表示羡慕嫉妒,他却伸出一根手指摆了摆。“哪能?”我问,“是不是后来吃吃喝喝把钱折腾光啦?”他摇摇头,“这不是,这才是真正让人感慨之处。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,如果真的是大手大脚把钱花掉了,反倒没有什么可叹的,也算过了把瘾。”

“过把瘾”这句话倒让我同事想起他20年前采访过的一个人,那人当年中了500万的头奖。后来打电话告知同事,自己在上海和江苏交界处打造了一个度假村。但也许他的脚步和思想都比时代超前了太多,开张后根本没有生意,没过多久便歇业了。清点的时候发现,亏的数正好就是这笔奖金,譬如做了一场梦。

可怜那个中了两次头奖的人,其实什么都没做,他只是磨着一般不停地用中得的奖金大把大把地购入彩票,终于全部赔光了。

老板现在还记得他的职业,他是一名交警。“这种人我见多了,他生活中没有其他嗜好,唯一的乐趣就是买大乐透。但他这样买法,是有点凶的。”他第一次中500万前,其实已经快顶不住了。因为虽然收入稳定,但架不住每个礼拜在店里买掉大几千。

也许他后来还中过几次小奖,但大奖的好运却再也没有光顾过他。这个人退休以后,就和老婆一起回乡下了。反正房子也早没了,被他卖了买彩票了。

“你们想想,老天其实对他很够意思啦,一共给了他三次机会。他在任何一次中奖后收手,现在都会过得很不错。”老板顿了顿,像是陷入了思考。“但又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于他的贪婪,贪婪是为了追求更多钱,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他对于钱的贪恋。有些人就是为了买而买,这就是他们的乐趣,他们就是沉浸在这种计算和推断概率的成就感里。”

老板因此深信,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,他的结局将会和今天一模一样。如果他曾经有过悔意,那不是后悔自己在中了1200万之后继续买彩,而是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概率计算得更准确一些。虽然你我都知道,这种概率本身就是随机的,但总有人相信自己是火眼金睛,可以看破规律。

什么样的人,什么样的人生,哪怕中彩票也不能改变。随着这个神话的惨淡结束,店里后来再也没有开出过大奖,因此在江湖上的地位就有些今不如昔。但生意不至于做不下去,要相信,永远会有人买彩票,这就是人性。老板说,“你看新闻了吗?最近已经有人开始用AI来买彩票了。”

周六的早晨,我去办公室。大楼前的路边坐着一个老头,穿着印有“环卫”字样的黄色马褂,身前放着一把扫帚和一个铁皮做的奋斗,这是环卫工人的标志。他孤独的身影被压缩在一排樟树下,默默地坐着,重重地休息。

我走到他身边,他“腾”地一声站了起来,连说:“刚坐下的,刚坐下的。”他误以为我是检查人员了!每个环卫工人都有一个分片包干区。他的工作区域是市政府大楼前,东至检察院,西至办证中心,整个大院子前面都是。没有周末,没有节假日,除夕、春节都上班;如果家里有事要请假,每天扣去120元。

对我们来说植树绿化是美化生活的,一片绿色就是心头的一抹凉意。对他来说,那些树就是他最大的敌人,他每天要对付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落叶。树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,春天长,秋天落,而是全年都在生长都在落着。他一边跟我聊天,一边不时地侧目看着那一片树冠,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树叶。昨天下过雨,头顶上的树叶里不时落下几滴昨夜的雨,还飘下来两三片红黄相间的落叶。

此后,我上班下班的路上,每天都能看到他默默地扫地的佝偻着又摇摆着的身影。他管着六百棵树,其中两百棵是樟树,叶子很多,特别是四五月份集中换叶,落地。这段时间落叶很多,常常看到他一边扫,叶子一边落,扫的还没落的快,他要是站一会,落叶就披他一身。有一种朴树虽然是秋天一齐落叶,但这种树叶薄如纸屑,扫不起来,特别是下过小雨之后,要用手去捡,很麻烦。

一夜风雨,落叶满地。他正在用一个大扫把,带着新鲜的竹须的那种,在大幅度地扫着湿地上的落叶。他那瘸腿的身体也在大幅度地晃动着,东边倒过来,西边绕过去,像在地上画圆的圆圈。我问这种扫把也是环卫工人站的吗?他说不是,自己在家里的,这样扫起来快很多。他一边说,一边不时抬头看着树冠,目光随着那些落叶在走,死死地盯着,生怕它飞远了,找不着了。对他来说,每一片落叶都是一阵喧嚣的叫声。

读他的诗,不禁会联想起嵇康《游仙诗》中的“遥遥山上松,隆谷郁青葱。自遇一何高,独立迥无双。”阮籍《咏怀》中的“嘉树下成蹊,东园桃与李。秋风吹飞葳,零落从此始。”陶潜《饮酒》中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这些诗的语言质朴自然,意境深远无涯,给人以超然物外之感。

王绩十分推崇这些诗,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他们的影响。有趣的是他和嵇康、阮籍、陶潜同样嗜酒,有的诗歌就是写这三位酒醉的。他在《醉后》中写道:“阮籍醒时少,陶潜醉日多。百年何足度,乘兴且长歌。”在《田家三首》中这样说:“阮籍生涯懒,嵇康意气疏。相逢一醉饱,独坐数行书。小池聊养鹤,闲田且牧猪。”读了他的这些诗,不知不觉中宛见嵇康、阮籍、陶潜气宇轩昂的身影,似闻他们抑扬顿挫的吟诗声。

初唐诗人王绩

周丹枫

王绩出生于隋末,他是唐初的诗人。他的诗风朴素自然,无齐梁华靡艳丽的旧习。

《野望》是他的代表作,写的是田野秋景,情调闲逸,文笔清新。这首五言律诗首尾两联抒情言志,在闲逸中流露出彷徨苦闷的心情。首联第二句:“徙倚欲何依”,“徙倚”是徘徊的意思,“欲何依”是表现彷徨的心情。末联“相顾无相识,长歌怀采薇”说出自己在现实中孤独无依,于是他以“采薇”的典故,追怀伯夷、叔齐。中间两联写景,是一幅动与静、远与近、光与色相结合的山居秋晚景色图。颔联“树树皆秋色,山山唯落晖”用词简洁平易,展现的夕阳余晖下秋天山间的景色十分令人神往。颈联“牧人驱犊返,猎马带禽归”写出了农人一天劳作后归来的生动情景。这两句诗使整个画面活跃起来了,显现了恬静山野中的欢乐气氛。比起齐梁诗歌的华靡浮艳,这种朴素自然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。

值得一提的是王绩写这首诗要早于初唐诗人沈佺期、宋之问六十余年,他能写出这样成熟的律诗,是难能可贵的,说明他是勇于尝试新形式的诗人。《秋夜喜遇王处士》是一首充满田园情趣的五言绝句。虽然两首诗体裁不同,但风格是相同的:于朴素平淡中蕴含着丰富的诗情。“北场芸薹罢,东皋刈黍归”写了在田野从事农活归来的情景。北场和东皋并非实际的地名,乃泛指屋北的场圃与家东的田野。王绩号东皋子,他很敬仰陶渊明,东皋的出处就是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”。暗示自己也是步先贤后尘而归隐躬耕的,同时反映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。这首诗无一笔正写“喜遇王处士”,但通过“相逢秋月满,更值夜萤飞”的画面,描写了两人在幽静的秋夜“相逢”的情景。这秋夜是多么地静谧,满月当空,闪光的萤火虫,飞舞于明月朗照的夜空。在这样的秋夜,两人相聚,是何等地闲适自得。这首素描的小诗,意境幽静自然,无斧凿痕迹。这两首诗都体现了王绩“以会意有功”的诗歌创作原则。



春雨蒙蒙 (中国画) 张迪

留一把锄头

张秀英

一早就听到母亲磨锄头的声音,我走了过去,睁大眼睛看着母亲磨锄头。母亲抬了下眼,微笑着说,看好,你将来也要学会的。

我点头,蹲身听母亲讲锄头故事:从前有个穷小子,每天扛着锄头去锄地,冷不怕热不怕,一天也不落下。有一天遇仙人点化,锄到许多银子,盖了房成了家。

母亲的许多故事里,几乎都有一个穷人一把锄头,故事里的锄头可以锄庄稼,锄花草,也可以锄到银子,当然也能锄到开心。

故事听多了,我希望母亲也能锄到银子。那时,我们家极少有肉吃,我也听见父母在半夜商量修房的事,商量到最后母亲说:我们再努力些,多挣一点铜钿银子,将漏风漏雨的房子翻造一下。

母亲在油菜花田里锄草;母亲在棉花田里锄草;母亲在塘墩上给黄豆苗锄草。热天里,寒冬里,早晨与傍晚,都是忙着不偷闲。但母亲一直没有碰到仙人。我问母亲:阿妈,您锄的草怎不变成银子呢?母亲停了锄地,一手撑锄头柄,一手捶着腰背,眼睛看牢我呵呵地笑:急啥,仙人要有工夫才会来呢!说罢继续弯腰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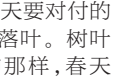
我却对故事的相信程度减弱了,我知道,锄头锄出银子是假的,仙人点化也是假的。但我相信,母亲认为是真的。母亲依旧扛着锄头,依旧锄着杂草,不怨地,不怨草,不说手酸,也不喊腰痛,草长在哪里,母亲的锄头就落在哪里。母亲的锄头就像长了眼睛,刃口锄倒的总归是草,丝毫不肯伤到苗儿。

莫非锄头真有神助?趁着母亲收了工回家忙家务,我悄悄拿起母亲倚靠在墙角的锄头,横着看,竖着看,看不出什么,我就将锄头半扛半拖,拖着来到屋后的竹园,学了母亲锄地的姿势,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握紧锄头柄,抡起半人高望了下去。咔嚓一声,竹下的草没碰到,锄断了旁边刚冒头的竹笋。我吓一跳,我把事情告诉母亲,母亲安慰说:锄头用多了,就会慢慢听你话的。

一年、两年,十年、二十年,我和母亲一样,我也做到了人锄合一。那些年,我在菜园里种菜种瓜,我在大田里种油菜种棉花,就算是种水稻,我也会用锄头锄掉田埂上的杂草,让稻田里的禾苗爽快地呼吸,尽情接收阳光雨露。

2004年春,母亲的锄头与我的锄头一起,上了搬家的车。老家土地被征收,村里人全部搬到镇上,镇上无地可耕,锄头就没用了可用之处,可母亲不忍丢弃,将锄头第一个放上了车。母亲说拿着的好,万一还需要呢?不用,看看也可以,想想也可以。想想用锄头的日子,再想想用了锄头的日子。

现在,耄耋的母亲,还会讲锄头的故事,是讲给她们的曾孙子曾外孙听的。孩子们似懂非懂,但他们都认得锄头,都在手里掂过锄头的分量了。



小城扫叶人

刘从进

还他没落的快,他要是站一会,落叶就披他一身。有一种朴树虽然是秋天一齐落叶,但这种树叶薄如纸屑,扫不起来,特别是下过小雨之后,要用手去捡,很麻烦。

一夜风雨,落叶满地。他正在用一个大扫把,带着新鲜的竹须的那种,在大幅度地扫着湿地上的落叶。他那瘸腿的身体也在大幅度地晃动着,东边倒过来,西边绕过去,像在地上画圆的圆圈。我问这种扫把也是环卫工人站的吗?他说不是,自己在家里的,这样扫起来快很多。他一边说,一边不时抬头看着树冠,目光随着那些落叶在走,死死地盯着,生怕它飞远了,找不着了。对他来说,每一片落叶都是一阵喧嚣的叫声。

这时身边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。他在一边默默地扫着落叶,另一边的地上站着一只背部有点白的小鸟,走几步又停一下,一伸头一勾头,在一片落叶堆中忙碌着。当它看到树上掉下一片落叶,在空中飞舞时,立即飞上去打开它的小翅膀阻挡着,努力不让叶子落下来。叶子终于在稍远处落下,它却乐此不疲。老伯一年四季天天在此扫落叶,小鸟一定认得他,感受到他的辛苦,想帮他一把。

小城约有五百名环卫工人,他们大多来自乡下,独自在城市租房住,自己洗衣做饭。世上所有的岁月静好,都有很多人在背后替你负重前行。

七夕会

去海南省环岛自驾,从上海飞到省会海口市,在机场直接取租的车开始旅行。

海口市位于海南岛北端,在阳光不足的日子,海风将城市吹得凉飕飕的,从上海穿来的薄型滑雪衫刚好御寒,这和我想象的温度差别比较大。沿着海南旅游公路往西线开,从布满火山礁石的雷公岛,经苏东坡被发配的儋州,到昌江黎族棋子湾,再到东方市的鱼鳞洲看最美落日,棉外套已被我扔在了车上,换上了长长袖衫在海边徜徉。第二天拜访乐东的莺歌海盐场后,接着寻找了陆秀夫背着明朝小皇帝跳海的崖山海滩,很快就自驾进入最南端三亚市的地盘——完全的热带风光,女生连衣裙,男生短袜沙滩裤,很多人罩着防晒衣。

这里是祖国的最南面,自然免不了打卡“天涯海角”景点。

二十多年前,我随着媒体团来过三亚采访。正式采访工作结束后,我们一起来到了“天涯海角”景点。已不记得当时是否要买景点门票,印象中游客不多,没有现在的大广场,我们走了长长的一段沙滩路,到了写着“天涯”的黑色大岩石前留影。因为人少,我们几个人在巨大岩石前显得孤单,但海浪不会顾及这些,一刻不停地拍打着海岸,并掀起阵阵浪花,发出一声声巨响。团里一位爱吃杨桃的大眼睛女孩尖叫着躲到了一边,如今,她也应该是具有成熟魅力的中年妇女,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。

现在的“天涯海角”是5A级景区,

天涯海角人生路

家伶

免门票,但已加了很多设施,比如大广场,比如一路满满当当的售货摊。其实这条走到“天涯海角”景点的路叫作“天涯人生路”:设计时道路有开阔,有狭窄,目的是想让行走其间的人,从中感悟到漫漫人生路,一路的悲欢离合、相聚离散,以此来领悟“天涯海角”的文化内涵。但是,浓重的商业味让这种想法化为了“乌托邦”,更像是你不得不走的商街,吃吃喝喝,嘈杂不堪。寻找“天涯海角”的乐趣,最终变成了抢拍打卡照片的焦虑。

因为人太多,一对情侣为如何拍好照片争吵了起来,两人居然不欢而散。原本,陪你到“天涯海角”是情侣们的美好心愿,最后却演变成了分手。

我很喜欢邓丽君所唱的《漫步人生路》:“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,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。”听着听着,仿佛就得到了治愈。

现代的生活节奏太快,你看,一两天就可以从海南的最北开到最南,今天棉服明天短袜。时光飞逝,以至于人们经常忽略身边的东西,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周边的风景,欣赏并感悟着生活,感知着岁月的沉淀。天涯海角,本来就是一个应该让人可以驻足沉思的地方,它有那么值得探讨的内涵,却在出名之后被商业与热闹带离了原本的意义。

“请到天涯海角来,这里四季春常在。”这首老歌是景区的背景音乐,但我觉得人们更需要的是能产生共鸣的天涯海角人生路,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旅游